

# “数能革命”的新挑战

徐新建

**摘要：**作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精神遗产，“人文”在语词与实践意义上的运用广泛，影响深远。随着数能革命引发的诸多变化，世界各地的传统人文类型出现了新的危机，未来去向值得关注和警醒。本文不拘泥人文一词的“自在义”而注重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对照义”，提出从各自不同的参照物角度反观人文，质疑人文，最后——如有可能及必要的话，直面数能挑战，展望人文重组。

**关键词：**人文主义 人工智能 数据主义 数能革命

## 引 言

“数据主义对人类的威胁，正如人类对其他动物所造成的威胁。”

——尤瓦尔·赫拉利<sup>①</sup>

北京时间2008年2月5日8时，借助设在马德里的巨型天线，美国宇航局向外太空发射了摇滚歌曲《穿越宇宙》（*Across the Universe*）。此举被视为人类寻找与外星文明交流对话的努力之一。有评论认为这样的努力一旦产生结果，“势必波及人类社会的科学、文化、宗教以及哲学等方方面面。”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已习惯了以自己存在为唯一中心的人类而言，将要面临的严重问题是：“万一真找到了外

<sup>①</sup> [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57页。

星文明,我们该怎么办?”<sup>①</sup>

外空的反馈尚未收悉,挑战却在地球内部激起了震荡。2017年10月26日,机器人“索菲娅”(Sophia)在沙特阿拉伯被授予公民身份,意味着其将至少在沙特境内享有与其他人类成员同等的地位和权力。<sup>②</sup>机器人(Robot)指的是以计算机编程为基础制造出来的自动装置。尽管“索菲娅”声称她的目标是要努力理解人类,与人类建立相互信任,但由此引发的问题依然严峻,那就是必须再度解答:人的特质及其相配的特权何在?究竟是什么使人成为人?在人之外应否当有超于人乃至取代人的存在?回望历史,发现对前两项追问的解释大都指向一个共同概念:人文——或人性、人本、人道;而对后一问题的回答则众说不一。

由此,面对数能时代引出的诸多挑战,有必要在“人外之物”竖立的新参照前,重新检讨人之禀赋和“人文”意涵。

## 一

作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精神遗产,“人文”一词运用广泛,影响深远。其与英文的对应是humanity。后者的本义指“人类”、“人类的”,用作复数形式指“人文学”(humanities),以后缀“ism”结尾,则构成“人文主义”(humanism);词根一致,都指的是英语的“人”——Human或Human being,源于拉丁文的Homo(sapiens)。Homo指人,sapiens是智慧、智能,合在一起就是“智人”(或“能人”),用指生物进化意义上的“现代人类”。中国人类学家李济曾通过音意结合,把Homo sapiens译作“有辨的荷谟”,力图让古今中西在此关键词上

<sup>①</sup> 穆蕴秋、江晓原:《科学史上关于寻找地外文明的争论——人类应该在宇宙的黑暗森林中呼喊吗?》,《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52—59页。

<sup>②</sup> 中新网(2017年11月3日):《地球公民迎来新“物种”——人类能否控制人工智能?》,《科学与现代化》,2018年第1期,第222—225页。

融为一体。<sup>①</sup>“有辨”的原意取自荀子《非相》。荀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什么是有辨呢？荀子的解释是：“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sup>②</sup>

可见，在各种不同的实际使用时，“人文”的所指不仅受特定的语境制约，还与不同的时代参照物关联而显示出不一样意涵。这就是说，与社会生活中其他大多数语词的使用一样，人文一词也没有固定不变的自在义，而只有因境而生的对照义，需要结合并了解与之相关的参照，才能理解特定讲述的所指意义。

比如，在汉语表述中，“人文”一词常与“人心”、“人欲”及“人性”等交叉，可时常互换，并在使用时常跟“天道”、“地理”（地利）关联，突出着天、地、人结构中人的维度。因此，人文之义并非孤立存在，而要放在天、地、人这种被视为“三才”的整体构成中方可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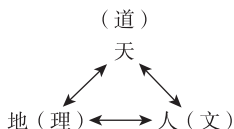


图1 三才结构

这样的结构寓意深远，代表阐述者对世界的系统认知。其中，不仅天、地、人次第不一，与之对应的“道”、“理”和“文”也各处其位，顺序制约。故老子《道德经》首先直面“天大、地大、人亦大”的存在本相，继而感悟彼此间的递进关联，亦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最后指向“道法自然”。

在庄子看来，天道造化万物，人秉天地之气而生，本性自足，顺应先天禀赋即可，一切人文（人为创造）不但徒劳，还会坏性，使人

① 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相关讨论可参见徐新建：《科学与国史：李济先生民族考古的开创意义》，《思想战线》，2015年第6期，第1—9页。

② 《荀子·非相》，蒋南华等：《荀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异化，变为非人，也就是出现“失性有五”现象：

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sup>①</sup>

儒家学者讨论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时，常与天理相对，而以“人为”或“人欲”名之。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sup>②</sup>强调上天什么都不说，也不用说，已使世界自成体系，任百物自行生长、四季循环。相比之下，人为的事物非但不是自然生成，且每每有违天意。对此，《礼记·乐记》聚焦“人化物”现象——也就是人心对事物的利用、改造，揭示了人欲与天理的对立。其指出，“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对此，朱熹以食色本性为例，解释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sup>③</sup>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儒者表明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态度立场，理由是“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sup>④</sup>

在这样的表述中，因有“天”作对照，但凡属“人”的东西，无论人心、人性还是人欲，差不多都有负面属性，属于需要警惕、克制甚至屏除之物。因此，倘若不加分辨就把儒家先圣视为“人文”思想家或比作欧洲文艺复兴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其实是一种错位。不要忘了朱熹就明确总结过，“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sup>⑤</sup>

那么汉语的“人文”究竟有什么样的寻求和意指呢？还是要看不同的参照。荀子做“有辨”阐述时，在天的下面还同时提出了两种参照：一是禽兽，一为圣人。所谓禽兽即（被认为）低人一等的动物，

① 《庄子·天地》，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② 《论语·阳货》，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③ 《朱子语类》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④ 《二程遗书》卷二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⑤ 《朱子语类》卷十一。

先圣则是连接天人的中介。人之所以有辨，乃在于不甘于与禽兽等同，动力则出自对先圣所造礼仪秩序的追随，也就是对广义人文的沿用和遵守。故曰：“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sup>①</sup>不过也正因这样的人文并非天生有之而是人为制造，故难以持久，用荀子话说即“文久则息”。<sup>②</sup>因此，不但依赖圣人开创引导，更还有待个人层面不断地克己复礼方可延续。

回溯至儒家源头，孔子等先圣的人文最主要参照物与道家相似，也是天。可以说在儒家学脉里，自周公以来都受一种内在矛盾纠缠：一方面秉持上天为大、人类次之的信念，故不惜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一方面又欲凸显人的存在价值，希望担当地地之间的中介代表，创建能万世流传的礼乐文明。于是呈现了儒家人文的二元特征：既在天地之下，又要为天地立心。在对人性作了否定与肯定的矛盾认知并将人从禽兽中分离出来后，又根据仁义道德的修养深浅把人分为小人、君子和圣人等不同层类，继而不但要“为往圣继绝学”，并且欲“为万世开太平”，<sup>③</sup>借助有情界的人类为无情界的天地开辟文教礼乐，由此彰显人的生命意义。

相比之下，道家也把天视为人文参照，但同时却把人文视为对天背叛和否定。《庄子·秋水》有言：“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sup>④</sup>意思是说像牛马这样的动物，天生四足，虽面朝黄土背朝天，整日食草，但无所约束，悠然自在。可是这样的禀赋却被“无毛二足”的人类改变，不仅被穿鼻细绳破了面相，而且还被驱赶役使，终生服役，有的甚至还会在人文仪式上被用作祭品牺牲。因此，这种与天道自然相违背的人文是不具备正面价值的。

可见，早期汉语所说的人文其实便是人类文明，其中的含义同时

① 《荀子·非相》。

② 同上。

③ 此语出自北宋张载，被冯友兰谓之“横渠四句”。参见[宋]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④ 《庄子·秋水》。

包含了肯定与否定的矛盾两面。到了佛教传入之后，人被至于六道循环的众生之中。虽皆为贪嗔痴“三毒”所造，但因人具有佛性，故可通过修行而跳出轮回、脱离苦海，进入极乐净土的涅槃境界。于是在汉语表述谱系中，又增加了一种可称为佛性人文的新类型。

## 二

如今被称为西方人文的思想体系包含两个传统，一个源于以“雅典娜”为圆心的“希腊方式”，一个出自希伯来为起点的“圣经体系”。

在作为西方人文传统源头之一的意义上，“希腊方式”——亦称“希腊精神”、“希腊主义”或“希腊性”（Hellenism）——的特质有多重概括，在此最值得援引的一种表述是“身体和精神的平衡”或“理性与激情之结合”。前者出自德裔“古典学”家伊迪丝·汉密尔顿，后者出自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世英。

在1930年出版的《希腊方式》（*The Greek Way*）一书里，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不仅把“希腊方式”视为人类历史上无可匹敌的“思想之花”，而且标志着与东方诸国截然不同的文明分野；而所谓“希腊方式”的贯穿特征在于：人类自我在身体与精神上的完美结合，表现在现实世界则是哲学、体育与艺术的交映生辉。<sup>①</sup>因此在汉密尔顿看来，希腊文明的标志便是让人（类）生活在使生命潜力得以全面释放的人文制度中。<sup>②</sup>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世英以科学演变为线索，把“希腊精神”归结为理性沉思与宗教激情的结合。他赞同罗素对毕达哥拉斯学说的总结，认为该学说的基础在于“对数学的崇尚与对超验世界的信仰的结

① Edith Hamilton, *The Greek Wa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30). See also James L. Golden, *The Rhetoric of Western Thought* (Lowa: Kendall Hunt, 2004), p. 38.

② Sicheerman Barbara, *Alice Hamilton, A Life in Lett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97.

合”，此结合不仅启发了后来的柏拉图主义，甚至成为“基督教的‘道’和‘上帝’的根源。”<sup>①</sup>

总体而言，上述认知中作为西方人文源头之一的“希腊精神”，其主要参照物也有两个层面，一是“动物性”，一是“非理性”。“动物性”关联不具备人性的兽，非理性指向迷狂的神；介于二者之间，才是人、人性和人文。



图2 “希腊方式”结构图

也正由于对人居于神兽之间的地位肯定，才引发经柏拉图转述的那句普罗泰戈拉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sup>②</sup>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可以说便是古希腊人文的核心所在。

对此，20世纪的汉密尔顿阐述说：一方面，理性与精神的结合使人与动物世界分离，“懂得真理，并为真理而献身”；另一方面，“在非理性起着主要作用的世界中，希腊人作为崇尚理性的先驱出现在舞台上。”<sup>③</sup>此种判断强调的是，一如雅典娜神庙向雅典城邦的过渡一样，在由宙斯统治通往世俗哲人“理想国”的转变过程中，理性精神逐渐从人神杂糅中分立出来，成为古希腊的人文主体。另一方面，与神分立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人，而不是对神背叛，相反，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言的那样，唯有凸显了理性精神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才能成为“最幸福

① 张世英：《希腊精神与科学》，《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79—88页。

② 《柏拉图全集》第1卷（《普罗泰戈拉篇》），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2—444页。普罗泰戈拉认为因普罗米修斯的窃火赠予，人类也具有了神性。相关讨论可参阅赵本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新解读》，《人文杂志》，2016年第4期，第6—12页。

③ [美]伊迪斯·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徐齐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的人”和“最亲近神的人”。<sup>①</sup>

与此对照，在被汉密尔顿认为有可能受到“希腊方式”影响的希伯来传统里，通过圣经体系（the Bible system）表述的人文参照物则是绝对意义上的神，即集创世者与救世主为一身的上帝。新旧约全书讲述了人类由来及其处境的故事。其中的人文——如果可以这样命名的话，本质上是一对同在的矛盾体，一方面标志着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食智慧智果的违禁原罪，一方面则体现被逐出乐园的人类后辈以世代劳作之方式对此堕落的忏悔、赎罪。在原罪层面，此人文——或称人为——是无价值或负价值的，因为正由于此才使人为非人；而从赎罪上看，其又具有相对意义：因为唯有劳作，才能重归为人。于是，在希伯来传统的圣经体系里，一切人文都与上帝信仰有关，无论诗歌、建筑、音乐，还是绘画、工艺乃至经院哲学、新教伦理，无非都是通往神的心灵皈依，以及借助此岸劳作抵达彼岸天堂的努力而已。

因此，源自希伯来圣经体系的人文主题和核心无外乎“救赎”二字，堪称“赎罪主义人文”或“救赎人文主义”。人生即是承罪和受苦。天主教在上引领，人类在下挣扎。上帝是本源，人文只是复归。这样的理解反映在人类知识领域，即体现为人与上帝的关系，一如圣·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e）所言：“哲学涉及两重的问题：第一是灵魂；第二是上帝。前者使我们认识自己，后者使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源。”<sup>②</sup>究其根本，导致人世间一切苦难的第一原因还是原罪：

人由于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堕落，受到公正的谴责，生下有缺陷的、受谴责的子女。我们所有人都在那一个人中，因为我们全都是那个人的后代……就这样，从滥用自由意志开始，产生了所有的灾难。人类在从他那堕落的根源开始的一系列灾难的引导下，就像从腐烂的树根开始一样，甚至走向第二次死亡

<sup>①</sup> 张世英：《希腊精神与科学》，《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79—88页。

<sup>②</sup> Saint Augustine, *On Order*.



的毁灭。<sup>①</sup>

在神学家奥古斯丁的阐释里，人类“原罪”的根源就是自由意志。此判断等于把世俗人文都吊死在了伊甸园的那株“智慧树”下，直到后世哲学家黑格尔用启蒙之手将自由意志与罪恶剥离，世俗人文才得以重生。<sup>②</sup>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即等于“自我意识”，因此把握这一本质的关键就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sup>③</sup>后来，他的思想继承者马克思进一步阐述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sup>④</sup>

### 三

在世界版图逐步一体化过程中，使人文思想发生再度拓展的是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倡导人是主体、是目的，不但继续是万物尺度更成为了主宰和中心。文艺复兴的作用不但迫使圣经体系的“赎罪人文主义”退出主流，而且让“希腊方式”在现代性框架里普遍重建。于是，随着新人文主义各种类型在欧洲各国的崛起，西方文明出现了希腊与希伯来“两希”并置的格局。

为了让再度回到世界中心的人得到全面解放，这种注重物质利益和现世功用的人文主义架桥铺路，义无反顾地促成了科学与技术联手登场，并将工业革命成果作为厚礼输送到世界各地。这批由欧洲发出的礼单里既有汽车、铁路、工厂及医院、大学等社会硬件，也包含自由、

① [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册，香港：道风书社，2004年，第184页。

② 赵林：《罪恶与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原罪”理论辨析》，《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第77—85页。

③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页。

④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民主、法制与市场体系一类的现代软实力。

晚清之际，来自欧洲——在一定程度上以先行传播的基督教信念为基础——的现代人文抵达东亚，先后在日本、中国等地登陆，随即引出东西方之间对于人及其存在目标的知行碰撞。结果使东亚社会在既有儒释道传统的人文惯习里，凭空增添了西方的现代论说方式。自那以来，“人本思想”、“人文精神”及“人道主义”等一系列新词语、新概念涌现东亚社会，成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渗入了西学意涵的汉语新表述。自此以后，随着世界各地的日益沟通，以往各自为政的人文论述也逐渐由地方性话语演变为全球争鸣的交响乐章。

源自欧洲文艺复兴的现代人文以主义和思潮著称，特点在于降低神权，提升人位。其参照物变成了所有的“非人”，以人为中心，唯有人类才是自我（我们），其余皆为它者（异己），不仅可贬低、可排斥，及至可驯化、可灭除。在此意义上，以希腊精神为基础、由文艺复兴运动重启的这一思潮不妨称为人类主义的新人文。

笛卡尔——这位被黑格尔誉为带领西方哲学转向全新范围的法国思想家——提出思想与存在相关联的第一原理，强调“我思故我在”，把人类主体凌驾于宇宙万物之上。<sup>①</sup> 其中之“我”，既指人的个别存在亦指人类整体，意思是说，一切事物皆以人类主体经验为前提，非但排除了源起意义上的造物主掌控，连整个宇宙都被视为以人为中心和目的，与我们最近、最紧密的太阳系也变成了为迎接人类诞生而演化出来的序列背景。在这种人类主义的人文观念支配下，甚至愿意相信不是没有宇宙就没有人类，而是没有人类就没有宇宙——至少不再有经验意义上的宇宙。至于人类以外的万物存在呢？不过是等待被人类利用、使人幸福的资源、工具和奴仆罢了。

表面看，此种人类主义人文似乎（至少在后来的演进中）与现代

---

① 参见〔法〕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德〕黑格尔：《哲学演讲录》第4卷，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科技分离甚而互斥。然而从根本看，因在开始便确立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目的，此人文自最初起就内含并催生了现代科技。故而不像《未来简史》说的那样，要等待经典的“自由主义人文”危机四起后才忽然冒出作为替代的所谓“技术人文主义”。<sup>①</sup>即便要将二者相提并论，彼此关系也并非历时性的顺次出现，而是共时性的类型并存。这就是说，人类主义的人文自诞生之日便已内含了科技之维，也正是借助其中的这一科技之维，才成就了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增长的“蒸汽机”在全球蔓延，进而促成由此标志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来临。“人类世”的特征是什么？回答是连亿万演化形成的地质地表都已因人类行为影响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异，以至于有可能危及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物在这个星球的延续。<sup>②</sup>

#### 四

2016年，继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人类简史》）一书产生广泛影响之后，以色列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出版的英译版新著题为 *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汉译为《未来简史》。<sup>③</sup>虽然《人类简史》与《未来简史》里的 *Sapiens* 与 *Homo* 都可用指智人，但后者更凸显演化生物性，把聚焦锁定于作为高级灵长物种的人类。此外，作者还为被凸显其生物特性的人类唤回了旧日的信仰参照——*Deus*，即神（或上帝）。更有意思的是，通过名词合并，作者进一步构造了一个新的称谓“*Homo Deus*”，用指即将面世的新物种，直译成汉语即“智神”或“神人”，若沿用李济方式，还可称为“通神的荷谟”。在很大程度上，正由于这种“人神合一”新物种

① Yuval Noah Harari, *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London: Vintage, 2016).

② Paul J. Crutzen, "Geology of mankind", in *Nature*, vol 415, 3 Jan 2002; Jan Zalasiewicz, Mark Williams, "Are we now living in the Anthropocene?", *GSA Today*, 2008(2), pp.4-8. 参见徐新建:《人类世:地球史中的人类学》(2018年,未刊稿)。

③ [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

的即将登场，导致了赫拉利为之惊呼的人文危机——人类将退出长久占据的进化舞台。赫拉利关注的是以欧洲文艺复兴为基点的自由人文主义（Humanism）。在他看来，这种人文主义其实是由信仰上帝转为信仰人类的另一种宗教。该宗教人类迷恋的是人类智能，而所谓智能，不过是算法（Algorithms）而已，所以人类其实也只是算法的生物体现，并已面临后果难测的人文危机：

在 18 世纪，人文主义从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走向以人为中心，把神推到了一边。而在 21 世纪，数据主义则可能从以人为中心走向以数据为中心，把人推到一边。<sup>①</sup>

回望历史，当下出现的人文危机，其根源便指向了自 20 世纪萌生并在 21 世纪突飞猛进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AI）。与“自然智慧”或“天赋智慧”（Natural Intelligence）相对而言，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指的是人造或人为的智能，它的最大贡献和危险在于使智能脱离人类自行存在和发展。由于这种人造智能的基础在数码程序和特定算法，故不妨用汉语称之为“数能”——“数据智能”（Digital Intelligence or Data power）。其中的“能”，是能力、能量，也是能源；<sup>②</sup>既正在是内圣般的“智慧之能”，亦有可能转为外王式的“计算权威”。二者结合，则引发后果难以预料的“数能革命”。

在我看来，“数能革命”已经发生。其中的突出标志是没有重量的比特（BIT）开始以光速在全球传送，迫使人类进入边界消逝的“数

① [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第 352 页。

② 如今已有硅谷科学家把数据称为“数据石油”，认为“数据石油”的提炼不但将广泛用于无人车、无人机及可穿戴设备等，而且与生化石油不同，其还能自我再生产，即用数据生产更多数据。参见〔美〕皮埃罗·斯加鲁菲、牛金霞、闫景立：《人类 2.0：在硅谷探索科技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年，第 15 页。

数字化生存”；<sup>①</sup>此后的另一标志则是2016至2017年谷歌人工智能装置“AlphaGo”将人类围棋手的连续击败及其后被新版“AlphaZero”的取代。

在数千年前的东方社会，儒家圣人孔子曾提出内外沟通的三阶段人生模型，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sup>②</sup>，由此营造出儒家风范的人文体系，包括注重形而上价值的琴、棋、书、画。其中的围棋，甚至被后世棋手归结为比所谓“四大发明”更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精髓。

不料数千年后的今天，非但这些形而上修行被解构为可复制、超越的程序，连操持棋艺的人也变成了可被战胜和取代的算法。在此意义上，谷歌团队对围棋类型的选择绝非偶然，而已具有数能革命的重大象征。

可见，在数能革命引发的时代趋势中，由于“数据智能”成为新参照，人类社会既有的人文遗产——无论源自东非还是西方，都逐渐被新的数据智能笼罩和支配：不但与天地对应的人文思想受到再度挑战，以人为本的人类主义也遭到深度质疑。顺此演进，当因数能发展而催生“机器人社会”出现——一切皆由“智神”或“机器”（machine）主导，那时，所谓的AI就将让位给MI（Machinery Intelligence）。一个没有也不再需要人文乃至人类的时代就将降生。结果是世界日益被数据智能掌控，一如《人类2.0》作者们预言的那样，“数据的主要读者将是机器人”。<sup>③</sup>

一旦有一天，某种虽无意识但却拥有高度智能的算法比人类更了解人，我们的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sup>④</sup>

① Nicholas Negroponte, *Being Digital* (New York: Knopf, 1995). ([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

② 《论语·泰伯》，杨伯峻：《论语译注》。

③ [美]皮埃罗·斯加鲁菲、牛金霞、闫景立：《人类2.0：在硅谷探索科技未来》。

④ Yuval Noah Harari, *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p.426.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面对数能革命的严峻挑战，人类将何去何从？赫拉利的回答较为悲观，他依据地球生命演化图景作的预言耸人听闻：“数百万年来，人类曾经是升级版的黑猩猩，而到了未来，人类则可能变成放大版的蚂蚁。”<sup>①</sup>

人类演化图景如此，人文命运又将如何？人文的依据和根基还是人——既特殊又普遍的人，这样的人在生物意义上就是 *Homo sapience*，无论古今、信仰、男女、国别，共同点都在于大脑，即能与万物沟通又与万物区别的人脑。按照进化论说法，由虫脑到鱼脑再到人脑，地球上的生物智能经历了漫长的演化道路，如今似乎也走到了尽头，因为人脑已代表最高阶段和类型。<sup>②</sup> 然而，随着不以有机身躯为载体的“电脑”（computer）及其数据升级版“数脑”（Data brain）的出现却另辟新径，展示出不但辅佐甚至取代人脑的各种可能。尤其到了互联网时代，随着更庞大、更神通的“网脑”诞生，<sup>③</sup> 人脑的局限和弊端暴露无遗。于是，以人及其以思维器具为根基的人文也难以以为继了。

推而论之，当人类学界比喻为人类祖母的“露西”（Lucy）在非洲大陆出现的若干年后，<sup>④</sup> 以源自希腊语“智慧”的“索菲娅”或许将

① [以]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第 328 页。

② [澳] 约翰·埃克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潘泓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年。该书阐释说：“生物的大脑是从鱼的大脑进化到爬行动物的大脑，再进化到哺乳动物的大脑，最后进化到人类的大脑。”

③ 在 2018 年南方科技大学举办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与伦理：跨学科对话”学术研讨会上，刘峰博士阐述了中科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团队提出的“互联网大脑”（或称“互联网云脑”）之说，认为“互联网大脑就是互联网向与人类大脑高度相似的方向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类脑巨系统架构”。该观点对笔者启发匪浅，特此致谢。我认为还可在此基础上再做发挥，把通过互联网连为整体的“数脑”简称为“网脑”，即网络数脑，或数脑物联网。相关论述参见刘峰在“互联网进化论专栏”刊发的文章《人类赋予人工智能伦理，生物进化方向的突破是关键》，<https://blog.csdn.net/zkyluifeng/article/details/80419699>，2018 年 5 月 23 日上传，2018 年 6 月 30 日下载。

④ “露西”被人类学和考古学界用作已知最早的智人祖先——非洲阿法南猿的化石代表，年代距今约 350—300 万年。参阅 Donald. C Johanson and Maitland A. Edey, *Lucy: The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1)；吴汝康：《〈露西：人类的开始〉评价》，《人类学报》，1982 年第 2 期，第 200—205 页。

与谷歌棋手“AlphaZero”们组成“数能社会”新联盟。一旦那一天到来之时，人文还将存在吗？

回到围棋事例。针对 AlphaGo 的获胜，基辛格博士发出了“启蒙终结”的警示，认为无论在哲学还是智力上，人类社会都没有为人工智能（AI）的兴起做好准备。因此，基辛格不但纠结于世界是否进入了剧烈转型的边缘，更担忧人类历史会不会由此步美洲印加人的后辙，面对不可理解，甚至更令人敬畏的“西班牙”文化，从而被迫接受一个“依靠数据和算法驱动、充满机器的世界”；而以往“受伦理或哲学准则约束的世界”则将会消亡。<sup>①</sup>

事情会不会照此演化呢？表面上 AlphaGo 战胜了人类棋手，似乎表示“数能”超越了人类，但这样的结果顶多代表算法胜利。究其根本，围棋不等于算法，人操棋艺，目的岂仅限于胜负？作为人文类型的东亚体现，围棋表面看貌似技术对抗，实质却是在交流情感和滋养身心。博弈技能虽与术数相关，却不过只涉及“小数”而已。围棋智慧博大精深，包括了“手谈”、“坐忘”，等等。面对棋盘，以手谈、坐忘展开的竞赛不过是历事练心的游戏交往，彼输此赢都是皮相，而非棋艺根本。就如清人胡鼎所言：“神游乎六合之外，指与棋忘，而心与机化。”<sup>②</sup>

可见 AlphaGo 取得的胜利只限于算法，至于“神游”、“指忘”、“机化”等词义及其指代的人文境界，看来还暂时未被当今级别的“数能”识别领会。因此，被许多先知者预言将会改变未来的“人机之战”其实才刚吹号角，并没有真正展开，双方阵营都没完成对未来的精确设定和深度的知己知彼。于是，尽管出现了“数能”这样的全新参照

① Henry A. Kissinger, “How the Enlightenment Ends?” (〔美〕基辛格：《启蒙如何终结？》，《大西洋杂志》，2018年6月)，<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06/henry-kissinger-ai-could-mean-the-end-of-human-history/559124/>。

② 胡鸿泽编：《摘星谱》，卷一，1914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胡鼎在《摘星谱》序言里强调说：“弈之为数，小数也。”唯有“指以棋忘”及“心与机化”方能“与大道适”。相关论述参见何云波：《围棋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之物，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存的人文并未被彻底摧毁，依然存在重启的内在生机。

纵观历史，因立足点和参照物不同，人类不同文明圈和思想体系曾分别在各自社会领域里，创建过道家的“自然人文主义”、儒家的“礼乐人文主义”、佛家的“佛性人文主义”以及古希腊“理性人文主义”、希伯来“救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人类中心主义人文”和以进化论为根基的“生物人文主义”，此外更还有传承于上述“主流”之外、如今被称为原住民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的“万物有灵人文主义”，<sup>①</sup>等等。尽管各自表述千差百异，迄今的所有人文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特点，都围绕“人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展开。也就是说，从宏观上，所谓“人文”可泛指整体的人类文化；但在实质上，人文体现的其实即是不同“人观”。而也正基于对“人是什么”的不同解答，才派生了古往今来众多不同的人文类型。

如今，面对数能革命引发的深刻挑战，作为人类社会的创造成果，人文遗产的命运是在数能时代劫后重生，还是被压缩成数码程序，留存于二维的数脑乃至虚拟现实（VR）之中，而把主导位置转让给“后人文”乃至“后人类”的数据主义？抑或奋起反抗，以数能为新的参照物，整合以往所有类型的人文遗产，重组数能时代的新人文，也就是创建人机共存的数据人文主义，让人以维持 Homo sapiens 的物种特性及尊严为前提，依靠“生化算法”的新身份在数能主导的星际中延续下去？

这是一场双向竞赛，人文和数能都在选择。与此同时，人类向外太空发出摇滚信息已过去十年，而摇滚祖母“露西”或许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华丽的人文钻石装饰，仅只作为远古化石躺在那里，等

---

① 徐新建：《文明对话中的“原住民”转向》，《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总第16期；《“盖娅”神话与地球家园——“原住民知识”对地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百色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18—21页。



待新竞赛的胜手诞生。<sup>①</sup>

.....

突然间，有谁站在了十字转门前 /Suddenly someone is there at  
the turnstile

那女孩，闪烁着万花筒般的双眼 /The girl with kaleidoscope  
eyes<sup>②</sup>

以十字转门意象看，“那女孩”说不定就象征了未来竞赛的胜手，唯其才将成为迎接外空反馈的地球代表。或许，她（或他 / 它）就是刚变成人类一员的“索菲娅”？或将从天而返的未来“露西”？或从画中走出的“蒙娜丽莎”？当然，也还可能是汉文记载过的“女娲”或苗人传诵的“蝴蝶妈妈”<sup>③</sup>.....

回过头来，倘若把人文当作参照物去反观数能，又会怎样呢？不但索菲娅们的踪迹会激发猜测，数脑及其派生的未来后果亦将引起质疑。

- 
- ① 被誉为人类祖母的古人猿化石“露西”（Lucy），名字源于20世纪60年代列侬创作的摇滚歌曲《天空里缀满钻石的露西》，英文叫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该曲收入 The Beatles 乐队录制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里，成为20世纪60年代销量最高的专辑。参见顾悦：《鲍勃·迪伦、离家出走与60年代的“决裂”问题》，《外国文学》，2017年第5期，第60—68页。
- ② “BBC Bans Song In Beatles Album”，in *Washington Post*（Washington, D.C.: Reuters, 21 May 1967），p. A25.
- ③ 马学良、郜昌厚、今旦：《蝴蝶歌》，《民间文学》，1955年第8期。